

陪父亲去买呢子大衣

◆ 古保祥

那年夏天，14岁的我以暑假补课为名，跑到市里的工地当小工，只不过是弥补一点父母对我和整个家庭的含辛茹苦。我吃尽了我这个年龄未吃过的苦头，曾哭着笑着将一口气将一瓶白酒喝了个底朝天，然后一个人趴在都市的马路边咀嚼命运送给我的酸甜苦辣。

这一个月，我换来了300元工资，这对我这个农村孩子来说，是笔不小的收入，当我将钱送到父母的面前时，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有这样的骨气，以为我是偷的。最后，他们得知事情果然如此时，父亲的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。

夜晚，我突然对父母说，城里在搞活动，反季大倾销，原来五六百的呢子大衣，现在只卖两百元，同时，他们还在晚上八点至十点搞活动呢，如果谁在这个时间段买一件呢子大衣，还可以赠送一件小型的。我们工头还买了件大号的，他给他儿子捎了个小的，挺洋气的。

父亲的眼里亮起了光，他早就梦想着有一件体面的呢子大衣，无奈旺季时衣服贵得很，每次接近年关到城里逛时，父亲总会将愿望掩藏在内心深处。

在我和母亲的劝说下，我和父亲踏着星月徒步前往城里，我们一遛小跑着，路上我和父亲畅谈着，父亲问我城里的世故人情，还问我工地里的工作情况，在父亲的面前，我永远像个小孩。

快到城里时，我们突然迷路了，

这主要怨我们没有走大道，绕的弯儿太多，怎么也走不出一块高粱地，我们身上没有表，只是看着天上的北斗星盘算着时间，总算父亲江湖经验多点，我们终于跑到了城里。

当我和父亲踏进那家店铺大门时，我们分明听到远处传来十点的钟声，我的心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快步登上店铺的台阶，我和父亲一起，两个十足的农民，一下子吸引了那里所有的目光，原本我的万丈雄心在那些剧烈的目光面前竟然燃成了灰烬，我后悔没让父亲换件体面的衣服来。

父亲颤颤微微地走到柜台前，说要买件呢子大衣，毫无经验的我只紧紧跟在父亲后面，听天由命地接受着时间的煎熬，售货员显然不大理睬我们，爱理不理地说：“马上就要下班了，你快点挑吧，另外，活动的时间已经过了，现在，两百元只能买一件。”

父亲犹豫着，他的手颤抖着伸向怀里，那里藏着我送给他的血汗钱，我拽了父亲的衣服说：“买吧，先买一件给你，我不要了。”父亲挪动着双脚，不停地向后退着：“同志，我们是乡下人，迷路了，能宽限一点时间吗？才刚刚过了十点。”

售货员显然不耐烦地收拾着铺面上的衣服，她说：“爱买不买，这是公司的规定，另外，老先生，请不要叫同志好吗？老掉牙了。”

父亲似乎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他蜷缩在墙的一角，我的眼

里掩藏着苦涩的泪水和羞愧，不知如何劝慰父亲。

正在此时，我们忽然听到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：“小姐，你的表快了五分钟，我的表才刚刚十点，也就是说，这位老先生进你的店铺时，还未到十点钟。”

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向那个角落瞧去，一个父亲带着个孩子，他的手里拿着手机正朝售货员和周围的群众做着说明，周围许多人也附和起来，他们纷纷拿出手机来瞧，惊奇过后，他们似乎明白了那中年男子的心思，马上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对的，才刚刚十点，小姐，你的表走快了。”

售货员满脸疑惑地望着旁边的几名理货员，然后，她拿出了手机，仔细地端详着，好大会儿，她若有所思地忽然说道：“老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的表快了，你可以享受我们的优惠活动。”

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一切，我有些不明白其中的况味，直到回来的路上，父亲对我说，这世上，还是好人多呀，孩子，你要答应父亲，一辈子做个善良的、充满爱心的人。

已经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仍然记得那个温馨的夜晚，那个中年男子赠送我的五分钟时间，它令我感谢终生，受用一辈子。

（“青春励志故事”征文优秀作品选登）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路过延庆路

每当我路过延庆路某号，总会驻足朝里张望，一种久违的记忆涌现在眼前。这里是程十发先生住过很久的房子。拾级而上，木门敞开着，但早已换了主人。那时我经常登门打搅他，请求指点迷津，每次都得益匪浅。求教不一定是上大课，点点滴滴只言片语都可终生受用。例如他对我说：“千万不要向油画靠拢，要朝版画靠，版画家画国画一定画得好。”“颜色笔不必洗得太干净，颜色太纯就没有味道。”单凭这些话便够研究一辈子的。

延庆路的房子很有格调。从正门进入，是左右两间房，一间是画室兼卧室，一间饭厅，两间房都很小，程先生著名的《胆剑篇》就是在这里完成的。从后门进去，灶间做了程多多的房间，门口则是程师母烧饭的地方，走过一个通道便可进入两间房。程先生家客人多，有时程先生一面画画一面和人谈笑，前门走了一个，另一位又从后门进来。程先生笑言：“嘘，我家就像走马灯。”那时大家都过得平静而舒畅，而“文革”一来，一切都被打破了，这里就不再赘言。

转眼多少年过去了，岁月流逝，只留下我无限惆怅。
韩伍 图/文

诊所咏叹调

◆ 侯智勇

五一这几天，由于赶场参加别人的婚礼，上顿喝酒吃肉，下顿吃肉喝酒，小张那本来就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身体终于亮起了红灯，多年前的老毛病慢性胆囊炎开始发作了，疼得小张就差满地打滚。

跌跌撞撞挨到医院一看，怎么这里也这么多人？小张光知道有扎堆结婚的，难道看病也开始“扎堆”？有心换个地方看病吧，估计去大医院人更多，因此，虽然肚子疼痛难忍，小张也只好老老实实排队。

长椅最前面有个大胖子，身上一股子葱花味，为了转移对身体不适的注意力，小张有意跟他侃大山：“大哥，您哪里不舒服？”大胖子哭丧着脸说：“浑身都不舒服。”小张一听他的口气，就知道他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出来，胖子果然很快打

开了话匣子：“唉，我在饭店工作，平时劳动强度也不是太大。可最近，结婚请客的超级多，我们厨师都超负荷工作了。结婚的多，老板倒是乐了，我可累死了。腰肌劳损、肩周炎、颈椎病都犯了。”

小张听了没觉得好笑，刚要安慰几句，对面一个一直在打蔫的年轻人快语插话进来了，只是声音非常嘶哑：“大哥，原来你也是累病了啊，看来我们‘同是天涯沦落人’。我是婚礼司仪，最近跟个陀螺似的，连轴转了，一场婚礼主持下来，顾不得喝口水，马上赶下一场，现在累得嗓子都说不出话啦，你说这玩意它以前是发言，现在是发炎，不挣钱了，反而花钱，悲剧啊。”

他们正说到兴头上，一个老头颤巍巍地被两个中年人搀进了诊所，只见老人家脸色铁青、牙关紧

闭，看样子病得不轻，大家发扬风格，让老人先看病。

诊所的医生不敢怠慢，给老人检查身体。这时，陪着来的中年人开了口：“大夫，其实我爸平时也没别的毛病，就是血压有点高，一直吃降压药，血压也保持得挺稳定，可这次来得特邪乎，血压一天比一天高，直到比平时高出一大截，吃了降压药都不顶事……”医生一听，似乎明白了几分，就用责备的口吻说：“那你们大过节的，为什么不哄当爹的高兴，非惹老人家生气呢？”

只见两个中年人一副无奈又无辜的神情：“唉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他自己急火攻心啊。主要是我爸这一阵子光请帖就收到了十来张，估计一个月的退休金都要拿去随礼了，老爷子心疼钱啊，一着急就犯病了……”

（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）



【轻松工作】

一个罪犯的妻子要求狱警能给他的丈夫安排一份稍微轻松的工作，她解释道：“他抱怨说他近来一直觉得很劳累。”“但他白天什么活也没干呀！”狱警说。“这我知道，但他对我说他连续几个月晚上都在挖一个地洞。”

【懒得吱声】

有个懒人，懒得出奇。妻子要切面条，叫他到邻居家借个面板。他说：“不用借了，就在我背上切吧！”妻子在他背上切完面条，问他：“痛不痛？”他说：“痛，我懒得吱声。”

【走势蛮好】

半年前，为鞭策自己减肥，我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，填入Excel表格，生成一个走势图。今天，同事经过我的座位，只见他走过去了又若有所思地倒了回来，趴我耳边悄悄问：“能不能透露一下，你这是哪只股票啊？走势蛮好的……”



用水泡着吃

◆ 郝叶蓁

下班路上见有卖草莓的，心想五岁的儿子挺爱吃，就买了一斤。回到家，儿子紧盯着草莓，高兴极了。我说：“等等，草莓一定要用水泡着吃……”这时电话响了，我忙去接电话，再出来时，发现儿子和草莓都不见了。我正在

纳闷，听见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流水声，我进去一看，只见儿子泡在浴缸里，手拿着草莓往嘴里送。我问：“你是在洗澡还是吃草莓？”儿子委屈地说：“刚才不是你说草莓要用水泡着吃吗？”



一周星期一

◆ 苏童

查完儿子题为《一次难忘的锻炼》的作文：“周末的傍晚，我和爸爸去广场放风筝……后来，爸爸意犹未尽地拽着风筝绕场一周……”儿子问：“周末和星期有什么不同？”我说：“古人按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排列作息时间，七日为一周，也叫星期。周就是星期，一周就是一星期。”

几天后，儿子垂头丧气地拿着作文簿让我签字。我看到那篇作文被儿子改了两处：“周末的傍晚，我和爸爸去广场放风筝……后来，爸爸意犹未尽地拽着风筝绕场一周……”其中“绕场一周”被圈了红圈，老师批语：“你爸累趴下吗？”

